

歷史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為漢字說句公道話

——近現代中國的漢字改革

當周教授娓娓道來過去幾十年來，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怎樣把他們從小學習的漢字貶到一個卑劣的位置上，在座聽眾也就多少能感受到他們當時對國家前途是如何的絕望。周質平教授於1970年畢業於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1974年獲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談近代中國的漢字改革，要先從它的背景開始說起。早於鴉片戰爭，即1840年以後，中國人被英國人打敗後開始興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提倡。到了甲午戰爭（1895年），台灣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後，中國知識分子都質疑「為何中國人如此落後」。有見及此，愛國分子紛紛提出種種改革方案。

在五卅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改革方案遍佈各層面，文學、哲學、史學，乃至於家庭倫常、婦女地位，無一逃過「重新估定價值」的考驗。在無數的改革方案中，最激進也最草率的，當推「漢字改革」。漢字改革是在甲午戰爭以後最困擾中國人的一個問題。雖然「漢字改革」對漢字本身的改變非常有限，但「廢滅漢字」這激進思想可謂「矯枉過正」。這一現在看來近乎荒唐的主張，何以竟能讓當時許多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為之搖旗吶喊、神魂顛倒，實在值得探討。

在當時知識分子的眼裡，漢字是一個非常落後的書寫工具。1892年，盧懋章在《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腹腔）》裡提出要把漢字改成一種拼音的語言。他說：「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基於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定，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相信大家都有學習英語或外語的經驗，拼音語言真有盧學者所說般容易嗎？真能「讀於口，遂即達於心」，若真的那麼容易，為甚麼今天還有一群學了十三年英語還學不好時態、搞不清假設句用法的莘莘學子？更不說那些連動、名詞都要分性別的外語！顯然，盧懋章提出這語文改革的動機是求富強，而非單就漢字的優缺點來評論、修訂或改革。其實，語文改革早已變成愛國的議題，改變文字是手段，真正目的是熱切的渴望國家立刻富強起來。

其實，近代的愛國分子為了國家前途，都是敢於作夢的。從康有為的「大同」到梁啟超的

「新民」、孫中山的「民國」、胡適的白話文，都呈現一班年輕人追求理想的豪情。但可惜的是「五四」前後開始提倡的世界語只是中國人的一場春夢而已。早在十七世紀，歐洲已有人提出世界語的這個概念。大概於1887年，由波蘭人柴門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 1859-1917）所制定的Esperanto最為著名，影響也最大。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推行的，正是Esperanto。Esperanto是柴門霍夫在發表這個語言時所用的筆名。但對中國人而言，它不折不扣是個「外語」。而學習外語，少有能簡單速成的。況且，在20年代那樣經濟、交通和教育的條件下，處處是文盲和方言。即使提倡說普通話，寫漢字都是難乎其難，更何況是一個人造、虛幻的世界語呢？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世界語卻是「傾慕不已」。錢玄同在1918年8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二號上，有以一段話，最能代表當時提倡世界語者對未來的一種幻想：

「國語既不足以記載新文明，改用某種外國語文又非盡善盡美的辦法，則除了改用Esperanto，實無別法。況Esperanto是改良的歐洲文字；世界上既有這樣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製造這種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國人誠能棄其野蠻不適用之舊文字而用之，正如脫去極累墜（原文如此）的峨冠博帶古裝，而穿極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裝也。」

從這種對世界語過分美好的憧憬中，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祖國語言文字的輕蔑和鄙視。諷刺的是，柴門霍夫在制定世界語時根本没把亞洲語言考慮在內。而且在中國，幾乎所有鼓吹世界語的文章都是用「該死」的漢字寫成的。中國人提倡世界語，雖是一廂情願，但也不難察覺中國人試圖在學習語言這層面上，讓大家都站在同一個起點。大家都從「零」開始，各憑本領，看誰先突圍而出。儘管世界語的理想高遠，奈何世界上沒有「世界語」為母語的人，那世界語之所以不能成為「大眾媒體」豈不顯然。一種無人作為母語的「語言」，那只是少數人發明的符號和規



■周質平教授

則，那才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語言」。打個比喻，如果當年推行國語時，制定的國語是北京話、吳語、粵語、閩語等方言的一個混合體。這樣的「國語」，表面上看來，照顧到了各個方言地區的老百姓，而實際上卻只是一種虛幻的語言。

然而，這樣一種虛幻的人造語言卻讓不少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之神魂顛倒連數十年之久！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小說作家巴金。巴金在五卅前後就開始學習世界語，往後六、七十年間，他依舊對世界語抱著無窮的信心和充滿浪漫的幻想：「經過這次大會，我對世界語的信念更加堅強了。世界語一定會成為全體人類公用的語言（頁84）。」魯迅也不反對世界語，但對漢語充滿反感。1936年，魯迅受訪時也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五四人物論文字改革往往因果倒置，以為中國之復興有賴於漢字之改革。卻不知漢字漢語之復興，實有賴於中國之復興，過去30年來，漢字漢語在國際上之受到重視，已為這一論斷做出最好的印證。漢字簡化，不只是一個筆劃繁簡的問題，也是一個古今的問題。所謂繁體字，可視為20世紀中期以前之「古體」，而簡體字則是「今體」，所以周教授主張將繁體字翻譯為「old form」，簡體字譯為「contemporary form」。這一譯法更符文字進化的實際情形。（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文訊

■吳洪森

羅青與《全唐詩意圖》

台灣著名詩人、畫家羅青新作《全唐詩意圖》，打破了「一畫配一詩」的傳統方法，精心選擇了蒼松、寒梅、宮牆、奇石（類似各種人物）、禽鳥、蝴蝶、藍天、碧雲、青山、綠草、庭院等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經典意象，運籌帷幄，謀篇佈局，神思妙用，力求以少勝多，掛一喻萬，重現各種唐詩意境，反映多元化的後現代狀況。這意境不是傳統的意象再現，而是抽象化的戲劇性境之折射，充滿了意象之間的多重「張力」。在這幅畫作中，呈現在觀者面前的每一具體物象，不再是一物寓一意的直接對應關係，這些從中國傳統繪畫中抽離出來重新佈局的物象，已經成了抽象的符號，每一符號都代表了多元意思，彼此互輔，相互對照，並交叉解構。如橘紅色的高宮牆，可以看作皇朝統治的威嚴象徵，也可以看作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深不可測的哲學內涵，諸如此類，給觀眾留下了豐富的想像餘地。

這幅巨作將於本月底運抵上海，屆時觀眾可以一飽眼福。1948年出生於青島的羅青，不滿周歲就被父母抱在懷裡從上海登船去了高雄，因此他對上海情有獨鍾，1999年作為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推手，他的畫作曾經被印成瓷板掛在北京街頭供人欣賞，2008年他六十生誕之際，在大陸的首個畫展卻選擇在上海舉辦。

羅青13歲起就隨「渡海三大家」之一的滿清皇族後裔傅心奮學畫。因從小研習墨墨丹青，對於傳統文化自是刻骨銘心。成年後，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英語系的羅青又負笈美國攻讀比較文學，由此對西方文化尤其是後現代的文化和思潮，有切身的體會和深度理解。七十年代，作為首批留美返台的學者，羅青引領台灣新詩潮新畫風，他的詩被余光中譽為「台灣後現代詩的起點」。詩作獲國內外大獎多次，被翻譯成十一種外文出版，是當今世界藝術家中唯一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者。他的畫作被大英博物館、柏林博物館、美國聖路易博物館、中國美術館以及日本、香港等多家著名博物館收藏。

迄今為止，羅青出版了四十多部畫集、詩集以及文集，是罕見的集詩、文、畫三才於一身的人物。同時他還是古畫鑒定專家，為兩岸的文物鑒定默默奉獻。他多次應邀為上海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等鑒定館藏歷朝名畫。他認為，鑒定需要「火眼金睛」，也要直言不諱。

羅青說，藝術在民間的普及，需要一個過程，大陸年輕一代除了會背誦古詩，還需具備辨識古畫、古董的能力，這樣日積月累，在「藝術金字塔」塔基的人群將更加壯大。

羅青之所以能獲得如此輝煌的成就，除了個人天賦以及中西文化的深厚涵養和功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的胸襟遠大。他所有的繪畫作品，皆企圖「反映」並「反省」，中國自鴉片戰爭至今一百六十多年間的種種狀況與發展。他潛心追索百年間「文化中國」在美、學、文、思、政、治上的各種問題與困境，並試圖提出在美術上如何面對、解決或變通之道。簡而言之，羅青以其自創之繪畫語言，不斷的嘗試與古今中外的藝術對話，力圖走出一條傳統與現代相結合，東方與西方相融匯的創新之路。



■《全唐詩意圖》。

作者提供圖片

文化觀察

■文：陳科科

熱點詞評

關公大戰外星人

近日最火的網上海片就是這套1976年拍攝的奇作。這套本名《戰神/香港大災難》，宣傳語句是「中國影壇有史以來耗資千萬金元，第一部特技神怪災難電影！」的台灣片所以深受影迷追捧，成為小圈子話題（也已登Cult片殿堂），全賴好幾個傳聞配合得宜。

首要當然是盛傳台灣已經沒有菲林存檔，亦沒有人留有錄影帶，成為一套被湮滅的電影。第二個傳說是導演彭浩翔力稱自己如何千山萬水，到台灣找當年有份投資的人，在片倉翻箱倒櫃出唯一的拷貝，是為孤本。他說帶去泰國進行數碼修復，又會找明星化為配音云云，但至今工作仍未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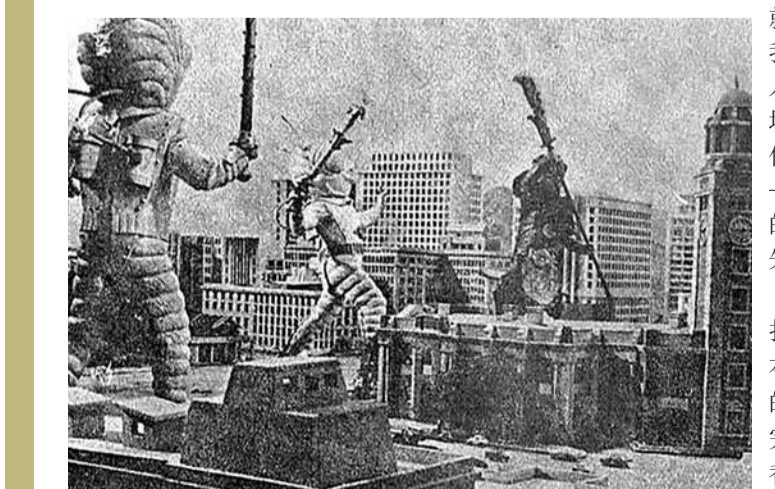
然後5月初在 YouTube 就出現了不夠兩分鐘的片段，完全是網友的手作仔剪接出來的致敬片，當時彭浩翔還登報希望有關人士獻出片段，協助修復的工作。一星期不到，整套副本《關公大戰外星人》就在網上廣傳，此時彭浩翔就不得不向YouTube申訴，將該片段下架，並指：「但做會影響發行商參與修復數碼版概意惹，咁到時做唔到修復版出嚟，當然係觀眾損失。」於是證實了原來早於今年3月外國已有VHS版本流出，當然跟彭氏手中的菲林在質感上或有差異，只是修復經年都未見蹤影，或許大家對彭先生的重新包裝也不是太趨之若鶩，只求在360p的低清螢幕上止咳。

實在爛爛的質素也很配合電影的格調。電影開首就兵分三線，有講述科學家為一堆小蟲做看來很可笑的實驗（包括高低溫、再噴阿摩尼亞以及照強光），來反證火星上有生物存在。同時科學家的父親卻是雕刻家，雕了兩百多個關公像都未夠，要雕到出神（真的有神力）才肯罷休。科學家的妹妹則是反叛少女，中途被外星人捉走，回來後只會在病床上說好可怕！好怕！也透過其夢境講述外星人入侵原因，此容後再談。

然後三條線都集結起來，先是科學家要全港市民撤離，甚至群起用死光槍防範外星人；再來雕刻家盲眼前唯好關公像，而關公也顯靈，出來惡鬥外星人。外星人來來去去都是三個，而且道具服不是連身的，頭套沒有縫邊，假得很徹底。而他們的攻擊方法，包括用光網（看來似漁網）捕捉關公，拔起鐘樓擲向關公，當然不敵青龍偃月刀。關公橫劈直斬間，法院、康樂大廈全數自爆，中環、尖沙咀被打到頹垣敗瓦，比外星人還要破壞得厲害。

外星人曾經一度敗退，再次來襲時關公更被點睛，今次直情可以接受外星人赤手空拳的單挑，手刃外星人至肢斷，甚至抱頭（是真的甩了頭）逃走。關公完勝後，講句：「妖孽已除，吾神去也。」香港又迅速變回繁盛模樣。在七十年代看，或者這套很獵奇式的災難片，但以差不多四十年後的眼光看，不無警示。

外星人來襲的原因，其實只是要求人類關掉不知在哪裡的科學研究中心，以及停止核試！而外星人也安份守己的活用太陽能，卻反過來被人類視為敗走的弱點！他們還特意選



■《關公大戰外星人》劇照。

網上圖片

就我們講國語！可當我們把善意的警告視為入侵，最終就是流血收場。這大概是由七十年代沿襲至今的本位意識——保家衛國是正確的，卻無理自身的缺失。

如今在網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Back Up」版本，又或是可以等浩翔的數碼修復。當然，看完後，我最質疑的是：香港哪有這樣樣的路給他們打來打去？

心靈驛站

■文：蒲繼剛

在盲人吉他手的音樂中想像

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我住的城市的一角，傳來一陣清脆、悅耳的吉他與口琴伴奏的音樂聲。那是個熱鬧的街區，在那裡，常有人或唱歌，或彈奏樂曲來賣藝。我循聲走去，旁邊已圍了一圍人。

一縷漂亮的烏髮很自然地從頭上傾瀉到寬闊的額上，優美挺拔的鼻子恰到好處地嵌在那張方正、堅毅的臉上，歡快的嘴唇正流淌出一曲曲優美、動聽的流行歌曲……這吉他手是一位高大、英俊的三十歲左右的男人，那張飽經滄桑的臉上寫着歲月的艱辛與磨難。從他身上流出一種韻律與氣質。可惜的是，那雙眼睛已暗淡無光，——它們失明了。

盲人吉他用一隻音箱擴大聲音，然後在吉他用鐵夾夾住口琴，手彈吉他，嘴吹口琴，《隱形的翅膀》、《春天裡》、《萬泉河水清又清》等新老流行歌曲不停地從他手中、唇間飄出來。不時有人把錢遞進他擺在面前的那隻鐵餅乾盒裡，表達愛心。而他只是一支一支地彈撥、吹奏歌曲來賣藝，從不吆喝乞討（注意，是賣藝，而不是乞討）。

我發現一個現象，給錢的人中，男人比女人多，老人比少年多。我想，是不是在這個競爭越來越激烈；貧富越來越懸殊；價值觀念越來越複雜；金錢越來越重要；而男人的肩膀越來越沉重，又越來越脆弱的土地上，男人們卻越來越有同情心。這也許是競爭的殘酷，生存的艱辛，環境的惡劣，男人們所肩負的重擔使他們備嘗了做一個男人的不易，因此，在一個失去光明的尚屬年輕的男人面前，他們要表達同情和寬厚的愛心。而老人們，他們在經歷了世事滄桑，歲月艱辛後，更會把愛心送給一個盲人。這是大眾、社會的同情、關愛。

在老歌《萬泉河水清又清》優美的曲調中，我又在想：他以前被收容過嗎？他被城管驅趕過嗎？被地痞流氓欺侮過嗎？我無法想像，在偌大的這塊腳下的土地，能給他自由、平等與關愛的空間實在太小太小。而他卻能吹奏出《隱形的翅膀》那樣堅強，絕望之後又漏出幾絲帶血希望的歌曲：

來鴻

■文：陸蘇

真絲

想在真絲裡住。那麼多不褪色、不起皺的化纖面料洶湧澎湃，我卻獨愛去那個波瀾不驚的角落，讓真絲的溫柔妥貼地安置我。

一直相信真絲是有生命的，是會和人一樣呼吸、一樣蒼老。每一種真絲上印染的花紋都有情緒在裡面，「我醉欲眠君且去」。真絲的印花大多是含蓄內斂，不張揚也不炫目，它似一個成熟的女子，憂鬱滄桑，又有一種走過很多路經過很多事的釋然，和名貴香水般清淡而誘人的風情。真絲猶如一個不是很漂亮但絕對有女人味的女子，擁她入懷，有入骨之醉意。

真絲是有種貴族氣息的，人在真絲的世界猶如置身古老的西式宮廷或中式亭閣。雖然已繁華過盡，但屋內的每件

擺設都成古董，就那麼看似似隨便地擱着，卻有不動聲色的奢華透出味來。

傾聽真絲，猶如重播一張遠古的唱片。那裡有絲綢之路上的駝鈴聲，古波斯國貴婦從階梯上款款而下時，絲綢在地毯上流水似曼舞的波紋，還有紅紅壁爐邊不經意滑落在地上的白緞睡衣，還有那採桑的羅敷指甲蓋上的鳳仙花紅。

豈若有情，定是情聖。那長長的銀絲該是蠶的情詩。難得有愛的我們，需要找一件蠶的愛情在身上。享受一種愛一心一意地在肌膚上溼潤，雖痛心猶甘。

想要很多匹真絲相依。想要真絲一般實在敦厚古老的日子，還想要真絲纏綿不絕，可以銀亮一生的真情。